

「老師，我們選擇的地點如何呢？」

飛馬節，輕雪漫舞的二月。

士官學校發出公告，請各學級導師擇日舉辦野外訓練。

週末晴朗溫暖，貝雷絲帶著黑鷺的學生們來到大修道院南部的一座青山裡。

山上沒下雪，學生們在蒼鬱蒼翠的深林間尋了片空地，確保水源後，開始分頭檢查環境。黑鷺級長整合情報，親自走了一趟，判斷在此處過夜沒問題後，向貝雷絲回報狀況。

「這個地點，東、南、西三個方向都有路通往山下，我認為很適合紮營。」  
更重要的是，佩托拉發現了被埋起來的營火殘燼。

艾黛爾賈特認為殘燼是貝雷絲留下的，這表示老師事前探勘時，也選了同樣的營地。一路上，貝雷絲始終沉默地觀察學生們，這時終於點頭回應。

「很好的選擇。」

艾黛爾賈特微微一笑，轉身面對等待指示的同學們。

「那麼各位，請開始執行預先分配的工作。不記得自己該做什麼的人，先過來找我。」  
修伯特請假回帝國處理事務，艾黛爾賈特拿出自己行前寫下的工作分配表，繼續說道。

「遇到任何問題，若是無法自行處理，請立刻找我或老師反應。」

「嗚，這次……會不會再遇到盜賊呢……」貝爾娜提塔小聲嘀咕著。

「不會。」貝雷絲面無表情地回答。

「我不會讓任何惡徒接近你們。」

「太好了！那貝爾要一直窩在帳篷裡，好好當個家裡……篷裡蹲！」

「討厭，老師這麼帥氣，害我有點心動了……」

「老師的存在、令人安心。」

「呼，這次總算可以輕鬆了。」

「老師！」菲爾迪南特抬頭挺胸，充滿自信地走到貝雷絲面前。

「若是出現那樣的無謀之輩，就由我來負責收拾吧！」

「還有我！」卡斯帕爾雙拳互擊。「儘管來襲吧！我跟去年不一樣，渾身充滿了力量！」

貝雷絲被急於證明自己實力的兩人包圍，尷尬地笑了笑。

為了確保學生安全，她事先掃蕩過這座山，清光所有危險，他們在山上不會有戰鬥機會。

看出老師正在困擾，艾黛爾賈特立刻出面替她解圍。

「兩位，別圍著老師聊天了，趁著天色還亮，趕快先紮好營吧？」

「啊，對喔！還沒準備好睡覺的地方！」

「好吧，艾黛爾賈特，讓妳見識一下我架設帳篷的本事！」

接下來，一部份學生負責生火及搭帳篷，另一部份開始準備晚餐。

放在乾淨石板上的食材有從大修道院帶來的肉塊、蔬菜跟貝雷絲現釣給學生加菜的鮮魚。

「晚餐材料就是這些嗎？」多洛緹雅捲起衣袖。「佩托拉，我也來幫……」

「等一下！」

林哈爾特猛地大叫一聲，他身旁的卡斯帕爾被嚇得跳了起來。

「多洛緹雅，可以拜託妳處理柴薪嗎？妳的手很巧，削樹皮的速度是全班最快的呢，為了讓大家趕快吃到飯，我認為妳的協助是不可或缺的。」

「噢？……好吧，既然阿林同學都這麼說了。」

等多洛緹雅走向正在挑戰一次劈三根柴的菲爾迪南特，卡斯帕爾心有餘悸地問了一句。

「喂，林哈爾特，難得聽你大叫，是不是發生過什麼事啊？」

「唉，沒錯……我是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著想。」

林哈爾特嘆了口氣，向青梅竹馬的卡斯帕爾娓娓道出事情始末。

「上個月，多洛緹雅差點把廚房炸了，我剛好經過被叫去幫忙善後。老實說我很好奇她怎麼把糖跟麵粉變成武器的，也很想實驗看看，但是後續清潔超級麻煩的。」

「噢，發生過那種事啊？等等，難道是你灰頭土臉倒在房間呼呼大睡的那天？」

「對，我真的很後悔當時經過食堂……唔？佩托拉，原來妳還在啊，那妳都聽見了吧。」

「我一直在。全部都、聽見了。」

「妳跟多洛緹雅交情很好吧？我想給妳一個忠告——千萬別讓多洛緹雅接觸廚房啊。」

「真的那麼、糟糕？」

「嗯，那次的廚房……可說是滿目瘡痍。」

「滿目瘡痍……」

腦中浮現慘烈的戰場，佩托拉鄭重點了點頭。

「我會記住、你的忠告。」

不遠處，多洛緹雅連打了兩個噴嚏，覺得應該是有有人在想念自己。

大家熱熱鬧鬧地吃過晚飯，再聊了一會天，就差不多到了就寢時間。為了公平分配守夜的組合，貝雷絲遞出剛剛做好的木籤。

學生們當場抽籤，按照配對結果，以兩人為一組，輪流值班守夜。身為級長，艾黛爾賈特禮讓其他同學，最後一個伸手拿籤。

「？」

她疑惑地翻看著拿到的木籤，上面什麼標記都沒有。

這時，貝雷絲探頭看了一眼。

「妳跟我一組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「！」

由於修伯特不在，七名學生中勢必會有一人跟老師同組。

艾黛爾賈特事先不抱任何期望，卻抽到了她心目中唯一的上上籤。

她內心雀躍得不斷歡呼，臉上卻只是微微一笑。

「……嗯，我知道了。」

接著，她轉頭對同學們交代。

「明天早上晨笛吹響後，大家一樣在這個地方集合，可不要賴床或遲到喔。」

「瞭解！」

「好，我一定第一個起床！」

「大家晚安囉——」

「晚安、明天見。」

「嗚嗚嗚為什麼要守夜，貝爾只想專心當個篷裡蹲！」

「居然抽到……第一組……」

「噫！守夜不可以躺下啦林哈爾特先生！你快點起來——！」

艾黛爾賈特守夜的時段排在最後。

卡斯帕爾和菲爾迪南特值完班準備去睡的時候，她從帳篷裡出來，揉了揉眼睛。坐在火堆前的貝雷絲抬頭看她。

「沒睡好嗎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卡斯帕爾和菲爾迪南特守夜期間精神十足，一直熱烈地聊著武具的話題。而帳篷的隔音效果極度不佳，艾黛爾賈特不斷被他們爽朗的大笑聲吵醒。

貝雷絲看著她微紅的眼睛，說：「回去睡吧，我來守夜。」

「那可不行，這是每個人都要盡到的義務，不容許特殊待遇。」

艾黛爾賈特固執地搖頭，坐到貝雷絲身旁。

「老師，妳要對我們一視同仁喔。」

「換成其他人，我也會這麼說的。」

「呵呵。」艾黛爾賈特輕笑兩聲。「對林哈爾特也會這麼說嗎？」

貝雷絲沉默了一下。

「……只有他例外。」

艾黛爾賈特笑了笑，低頭看向安靜燃燒的營火。

「老師，傭兵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呢？雖然妳在課堂上說過一些，我還是不太瞭解。」

「妳對傭兵的生活感興趣？」

「我是很感興趣……對經歷過那種生活的老師。」

艾黛爾賈特保持著微笑，從容不迫地與貝雷絲對望。

「百戰不敗的戰神，擁有失傳已久的炎之紋章，可以使用天帝之劍，又受到女神加護……老師，妳曾經想過身上力量的來源是什麼嗎？」

「沒想過。」

「……」

她回答得如此乾脆，讓艾黛爾賈特一時不知道該接什麼好。

「老師……」

她放棄保持皇女式的優雅，看向貝雷絲的眼神充滿無奈。

「妳明明學識淵博，求知欲旺盛，卻不太瞭解自己，也對自己身上的謎團不感興趣呢。」

「？」

貝雷絲單手拄臉，面露不解。

「老師，妳真的是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暗嘆口氣，搖了搖頭。

關於貝雷絲身上的秘密，艾黛爾賈特早已查出真相，但不打算現在就告訴她。

若老師知道自己是女神的眷屬，必須跟她對立的機率便會增加……

聖墓儀式預定在月底舉行，選擇的時刻即將到來。

在那之前，艾黛爾賈特希望盡量減少跟貝雷絲敵對的可能。

『殿下，繼承皇位需要一位教團的見證人，您不如就邀請老師吧。』

艾黛爾賈特想起這件事，轉頭注視貝雷絲，發覺她不知何時閉上了眼睛。

貝雷絲閉目養神時，也能即時應對突發狀況，不僅如此，視覺外的感官會變得更加敏銳。因此，當艾黛爾賈特悄悄挨近時，她身上飄來的馨香、因緊張而短促的呼吸，以及驟然加速的心跳等等，貝雷絲都感知得一清二楚。

「……」

她沉默地縱容艾黛爾賈特倚上自己的左肩。

若身邊的對象不是這位級長，自己還會如此縱容嗎？

貝雷絲並不知道答案。

正如艾黛爾賈特所說，她對自己真的不太瞭解。

唯一可以斷言的是，剛才看到艾黛爾賈特手上的空白籤時，心中泛起了一股奇妙的漣漪。

這是她有生以來，從未有過的感受。

貝雷絲緩緩睜開眼往旁邊一看，艾黛爾賈特正望著營火沉思。

兩人聽著彼此輕微的呼吸，默契地選擇不再交談——

就這麼保持著曖昧的距離，一同迎來了晨曦。

現在貝雷絲明白，當時的漣漪是戀心萌動。內心遲鈍得未能察覺，但身體被鍛鍊到極致，敏銳地對艾黛爾賈特產生了反應。

「艾爾，過來這裡。」

寒風凜冽，宛如天馬之羽的綿軟白雪覆滿帝都，宣告飛馬節的再臨。

北方冷氣南下後，帝國人紛紛穿上冬衣，貝雷絲也跟著換了一件保暖的深紅羽氅。

她並不怕冷，這件跟皇帝斗篷配色相同的羽氅，是為了溫暖皇帝而穿上的。

外務廳的走廊上，艾黛爾賈特回頭見到貝雷絲，立刻拂去常服上的細雪疾步走來，投入她懷裡。

「跟佩托拉談得如何？」

貝雷絲用羽氅覆住艾黛爾賈特整個人，摸了摸她的臉，低頭用唇替她回暖。

「順利簽下盟約了。」艾黛爾賈特喜上眉梢地回答。

「另外，豎琴節的時候，我們需要去布里基特島一趟。」

「參加女王的婚禮？」

「嗯，要先準備禮物喔。」

「好。」貝雷絲邊回答，邊將艾黛爾賈特抱了起來，往政務廳走去。

「……老師。」

由於已經習以為常，艾黛爾賈特完全沒有抗拒。

「最近，妳很喜歡抱著我走來走去呢。」

「嗯，妳不喜歡嗎？」



「當然……不會不喜歡，只是說，我的威嚴……」  
雙頰微紅的艾黛爾賈特邊發表意見，邊被貝雷絲抱進了政務廳。

這是皇帝平日的辦公場所，公卿們沒受到召見是不能隨意進來的。

進入氣氛肅穆的政務室前，貝雷絲驀地停步，輕輕放下艾黛爾賈特，伸直雙臂將她扣在牆上，低頭吻上她的唇。

跟平常飽含愛意的熱吻不同，是點到為止的清水之吻。

「為了保全皇帝陛下的威嚴——」

貝雷絲與她稍稍拉開距離，凝視她迷惑的雙眸，微笑問道。

「我以後，是不是該節制一點？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無語片刻，將臉埋進貝雷絲頸間，假裝氣惱地在她脖子上輕咬一口，留下一道淺淺的牙印。

「不、准、節、制。」

「但是……」

「沒有但是，不許抗旨。別忘了，我可是『暴君』喔。」

說著，艾黛爾賈特忍不住笑了。

貝雷絲最喜歡看她開心笑起來的模樣，指尖溫柔地描了描她形狀優美的唇角，再度低頭吻住她。

屋外，呼嘯的風聲逐漸停歇。

雪花緩緩飄落，堆垛在封藏戀人愛語的屋簷上，為皇城築起了一片純白的靜謐。